

赋

水赋

杨文章

水是乳母,是生命之源。在天为雾露,在地为源泉。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水事善能,变化多端,绰约多姿,能方能圆,曲直随形,圆中则圆,方中则方。壅之则止,决之则行,冬凝夏散,应时而动。怀山襄陵,磨铁销铜,滴水石穿。

水能使万物奋发。居善地,心善仁,催染了大地光亮新鲜,生机勃勃。

水能使林草茂密,河湖映天激

滢,能哺育动物硕壮,跳跃攀缘;能催果实累累,籽肉盈满,有酸有甜。

水多利焉,能供鳞游鱼潜,生育繁衍,色彩斑斓;能发电照明,通航行船。南水北调,三江倒流,穿岭越山,千座水库,万座电站,都是利用水资源,开辟幸福泉。

水既能进皇宫殿堂,也常驻农舍陋院;既进学院校园,也进工厂车间;既上高楼大厦,也能翔飞云天,还能涉及井下深渊。

既能流溢龙井、毛尖的芳香,也能让粗茶淡饭甘甜;既能冲刷污垢,

也能使一切新鲜,养命畅心,让人舒坦……

水呀水,天下柔弱莫过于你,攻坚者则所向披靡。你能载舟,也能覆舟。水性若起,翻江倒海,把万物摧残。毁掉桥梁,冲毁家园,吞噬良田。

你杀人不用刀,毁物不用拳,力大无边。有人靠你打仗,诸葛亮水淹七军、白素贞水漫金山;安国夫人靠水战大败金兀术、梁山英雄胜宋军亦靠水淹……

有人靠你抢钱,亚丁湾海盗靠水抢劫敲诈;超级大国借航行自由

在水上行驶霸权,挑起事端……

水中有无尽宝藏,万种金钱。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各行各业都与你关联,靠你周全。

水没有华丽语言,与之交,顺其性,用其长,避其短,防其恶,除其患,靠科学早卜、早知、早防、早治,全面探其能,用其利。

效法先贤,用大禹精神,废寝忘餐,三次过宅而不入家园。因势利导,疏水向前;学李冰智慧,修筑都江堰,消除水患,引水灌田。造福后代,更要节约用水,珍惜水源,幸福万年。③22



诗歌

在长夜倾听雪花的声音(外四首)

马银良

炸开的十万颗星
开满了寂静的夜晚
谁在被隔离的房间
吹响了最后的竹笛

被揉皱的中原大地
燃起了悲凉白色焰火
焰火里我看见万盏灯笼
挂在村庄的额头
远远离我而去
村庄在雪花的尽头
闪闪烁烁

村庄四围
不会注定是大雪肆虐的梦想

孩子,我在想象你的模样

我触摸着古老的长夜
它似乎失去了跳动的脉搏
我没有别的愿望
我在营造一千个爱你的理由
眼睛爬上十三层楼顶
挑开那黛影下的盖头
为你造一座乐园
安放你那双想象春天的眼睛
让你的孤独、我的念想
相遇在这漫长的荒芜之中

这个夜晚

谁摇落了天空的繁星
心和心外的世界,无法接通
只有风和叶在疯狂地燃烧
眼前被禁锢的诗句
没有被这声音照亮
这是我一个人的夜晚吗
远方隔离的房间里
飘来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忧伤的慢板,拉开了大地上的图案

打不开大门
我就打开封闭的灵魂
静静聆听,亡故的母亲
枕头边上滚烫的叹息
我藏着幽暗的星光
写一封不知寄给谁的信
恍惚里,我听见一朵雪梅
在沟的那一侧冉冉升起

谁喊我的名字

一只白鸽像一颗流星
于夜空里叫我的名字
我想和它一起歌唱一起老去
无奈一纸封锁
我和黑暗一起沉默

鸽子鸽子
你在哪一颗星星上落脚

守夜人的十一月

十一月,咋咋作响
它把那些坚硬的词语
提前释放
释放了困惑烦躁和不安
释放了惊慌痛苦和未知

它们都在我滚烫的杯怀里互
相撞击
我慢慢搅拌
直到冷却③22



小小说

邻居夫妻

飞鸟

我年前搬到董村住,这里离上班的公司近。斜对门邻居碰巧是老乡,攀谈起来,竟然还是一个镇的,两村相距也就十来里地,于是成了朋友。邻居是对夫妻,丈夫叫建成,妻子叫小芬。

建成四十一岁,小芬长他一岁。建成是个作家,经常有小说、散文见诸报刊。我读过建成的几篇小说,的确写得不赖——抓人。我评价小说的好坏很简单,“抓人”是我唯一的标准,当然,我属于平凡读者,并没有高的鉴赏力。小芬大字不识,就连她名字的“芬”,时常写成“竹”字头。他们有一个女儿,在南方一所大学上大一。

建成个子不高,宽脑门,大眼睛大嘴。小芬瘦高个子,圆脸大眼,俊俏人。夫妻俩感情好,每个月都会一起出去,逛逛公园、商场什么的。小芬在一家火锅店洗碗,建成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我有点好奇,文化程度这么悬殊的夫妻天天和和气气,没有争执分歧,还能经常结伴出去玩,我想要探究原因。

瞅小芬不在,我拎着两提啤酒、几个卤菜敲开了建成的门。建成很高兴,放下书,清空桌面,摆开架。建成一副好奇,文化程度这么悬殊的夫妻天天和和气气,没有争执分歧,还能经常结伴出去玩,我想要探究原因。

建成有双休和法定假,小芬只是单休。而且小芬越到节假日越忙,他们休息天不同步。小芬会每月调天休,这样俩人才能一起出去玩。出去玩时,俩人起个早,穿上喜欢的衣服,按照事先商定的地点,先远后近地玩。近来这次,夫妻俩商定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道源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随笔

一个身影温暖时空

雷从俊

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意义,很可能是在某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才浓重而别有深意地显现出来,如这个季节的齐修众先生之于我。

那天上班前浏览朋友圈,一条刚刚上屏的消息令我心头一颤。我马上点开——啊!齐修众走了!我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呆坐着,枯坐着,满脑子都是他的影象,思绪也回到了与他最初相识的那个秋天。对,正是1992年那个秋天,整整30年了。

30年前,刚刚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的齐修众在淮阳县武装部工作,刚刚十八岁的我是众多报名参军的青年中最不显眼的。阳光很好的下午,刘振屯乡应征青年文化摸底考试在电影院举行。高高的台阶上,站着一位身着军装、个头儿高大、脸膛黑红的人,他一手抱着牛皮纸袋,一手示意队伍往前移。有知情者悄声说:“县武装部齐干事!”齐干事话不多,讲了一下注意事项,鼓励大家“好好发挥,没问题”,语气中透着亲切和坚定,让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小青年听着很提气。

如果事情顺畅当当下走,或许我与齐修众先生也只会有一面之缘,但是,参军过程中偏偏又出现了波折。由于当时征兵名额有限,而参军愿望非常迫切的青年又很多,竞争异常激烈。而这期间,我的一篇新闻作品《“傻木”不傻》在《周口日报》发表,并被接兵干部惊喜地读到。一定程度上,正由于这篇稿子,我的名字很快进入了“定兵”范围。应征青年中出了个“小秀才”,这引起了齐干事的注意,因为他当时在武装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一个多月后一个寒冷的冬夜,淮

阳籍新兵在县武装部集合,即将开赴远在林海雪原的军营。在黑压压的陌生面孔中,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离开队列迎上去,原来是齐干事。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的稿子写得不错,部队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你要多写,好好干,有事常联系!”我“嗯”了几声,便又回到队列中。齐干事的几句话,在我即将告别故乡奔赴远方的那个冬夜里,显得特别温暖。

耳畔有叮咛,心中便有方向。入伍后,我开始写稿投稿,不久被选入政治处机关当新闻报道员。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齐干事,很快收到了他热情洋溢的回信,鼓励我大干一番,还提醒我多写现场短新闻。那些日子,是我们书信往来非常频繁的时期。我们之间的信,有时洋洋洒洒好几页,有时匆忙间寥寥数语;有时他看到我在家乡报刊发表的文章便顺手寄来,有时我看到他在《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发表的文章也不忘塞进信封寄去。我们在信中诉说着各自的近况,也分享着各自的体验。我更多的是向他请教采访与写作、做人处世,每有询问,每有迷惘,都能得到他恳切坦诚的解答。每有难事相求,也总能得到他热情的帮助。有赖于这份坚定而恒久的鼓励与帮助,当兵四年中我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200多篇,入了党、立了功,并于1996年考入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

从黑龙江去湖南报到途中,我取道淮阳探亲,也抽空到武装部看望齐干事。几年后的相见,使我们格外兴奋,聊起我几年间的成绩和进步,他非常开心,非常欣慰,我们还相约联手,多写一些有分量的稿子。

在军校,学习和写作的时间更加充裕,我和齐修众先生联系更多,有时是书信,有时是电话。1998年,一次电话交谈中,他说正准备写一篇反映全国报刊国防宣传情况的稿子,想邀我合作。为了搜集素材,那段时间我经常泡在图书馆。后来他拉出提纲,我们分工合作。不久,一篇新闻调查《国防宣传知多少》顺利完成,《中国国防报》以整版推出,引起较好反响。在此前后,我们还合作了新闻故事《独轮小车的主人》、报告文学《能受天磨成铁汉》、长篇通讯《车轮滚滚》等。这些深深浅浅的合作,不仅渗透着一个新闻老兵的心血智慧,更蕴含着一个前辈对后学者无私的推举。

屈指流光,身若飘蓬,但无论身在何方,我和齐修众先生都一直保持联系。从鱼雁传书到电波往来,从坐而论道到推杯换盏,有时我探亲回淮阳过去看他,有时他出差到我驻地相约几个面,我们似乎成了彼此的亲人。虽时移世易,所幸我们还保持着初识的本真。我调京不久,他来出差,我本想好不容易见个面,午餐应安排个像样儿的地方,他执意不肯,几次三番地说:“你刚到北京,多不容易,咱俩随便吃点东西聊聊天就挺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带他在单位旁边的饺子馆坐下,两份水饺,几个小菜,边吃边聊,不亦乐乎。

生活中的齐修众先生对吃穿要求并不高,喜欢就好、随意就行,但他对文字却有着独特的追求。几十年来,他以家乡人武工作为主阵地,采写了大量反映国防事业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消息、特写、通讯、新闻故事。他的新闻作品立意高、角度新、语言

简,而且出手很快。他还是文字的“多面手”,创作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常见于报刊,前些年反邪教期间他创作的舞台节目《背仙姑》产生不俗的反响。他年轻时,常常白天干工作、搞采访,晚上伏案写作,有时通宵达旦。他五十多岁时,还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虽然岁数越来越大了,感觉精力还行,还要和你们小青年比一比”;他六十开外时,还常加班加点采写新闻。检索可见,他最后一篇稿子是与入合作并于2021年7月31日发表在《周口日报》上的消息《淮阳区人武部召开庆“八一”退伍老兵座谈会》。这时,他已经七十岁了,而且刚做完直肠癌手术,正与病魔做着最后的斗争。

似乎他还在不知疲倦地采写,似乎他的笔永不会停歇,而从今往后却再也看不到他乐观的笑容,再也无法读到他的新作了。对于我而言,失去的不仅是质朴的文字,不仅是浓厚的情感,在我走过30年军旅生涯之际,那个当初送我步入军旅的人,那个在我写作道路上给予温暖和力量的人,永远隐入了生活的尘烟和故乡的泥土。当我回眸,30年烟云过眼;当我前行,他犹在眼前。③22

散文

颍岐春晓话今昔

顾永嘉

一路滚滚东去的沙河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与缓缓流淌的颍河汇成了一股浩渺的水流,交汇处即是历史上的颍岐口,岸边就是孙嘴码头,明清时期周口八景之一的“颍岐春晓”在这里风光了近千年。

周家口昔日的繁华可与南京、汉口媲美。《陈州府志》载,孙嘴在元朝始为水上交通要道,是东南数省通往中原腹地的必经水路,西达鄆城、许昌,北通朱仙镇、开封,东连江淮,实乃水之要冲。置身于孙嘴码头,穿越历史长河可以想象到颍岐口百舸争流、商贾云集的壮观景象。

放开思绪穿越到千年前,于晨曦初露之时,立于孙嘴码头静听水拍河岸、雁啾蒹葭的声音,荡漾在春风里,漫步于孙嘴长堤,观颍岐口桥横跨颍河之上,廊桥漫回水边,送别亭沿水而居,酒肆茶舍临水而照。堤边翠柳吐蕊,绿树成荫;长堤卧波,潮打波回;水中船来舟往,千帆竞发;待阳光破晓,鸥鹭翔集,水天一色,一碧万顷。这大概就是传诵千年的“颍岐春晓”吧。

当年那些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登上客船远行,如今送别时挥手的人不见了,还有那船、那桨、那羁旅行人,都在日复一日流逝的河水中远去了。涛涛的颍河水千年不息地流淌,在这里没有了惊涛拍岸,没有了浪淘尽的千古风流人物,只有一河默默的碧水,滋养着两岸风光,

输送漕粮北上,成就了周家口漕运重镇の数百年繁华。

沙颍河航运的断航,使繁华的周家口渐失光泽,百舸争流的盛况只能躲进历史的尘埃。横跨颍河的孙嘴大桥与两岸生生不息的垂柳是“颍岐春晓”的守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在原址上重建了大桥,但是,颍岐春晓早已成为一幅渐渐淡去的图画,昔日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的盛景早已远去,辉煌千年的孙嘴码头,也在人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了,只留下曾经的传说。

断航后沙颍河依旧奔流不息,默默滋养着这方厚土,颍岐口旁边的电厂,为周口的经济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随后的几十年里,孙嘴大桥长堤附近成了电厂的灰坑,灰坑被废弃后,累积了大量的粉煤灰和生活垃圾,随之而来的是周边的垃圾越堆越多,杂草丛生、泥泞不堪,风光千年的盛景在短短几十年间竟然变成了垃圾成堆、灰坑臭水的荒芜之地。

岁月沧桑,重修后的孙嘴大桥依旧,只是没有了客船,没有了鸥鹭翔集、绿柳垂丝,只有沙颍河水缠绵在昔日码头的水岸,还有怀旧的人们多少次在此徘徊,遥望颍岐口浩浩汤汤、水雾弥漫,在记忆中追寻颍岐春晓的往昔。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多

年的沙颍河,伴随着沙颍河的复航,政府逐步规划整治沙颍河周边的生态环境,重修了孙嘴码头,规划了孙嘴乡村旅游产业大棋局,打造了集水源涵养、都市休闲、历史文化、科普基地为一体的沙河湾湿地公园。

经过近几年的生态修复与建设,昔日垃圾成堆、灰坑臭水的荒芜之地,凤凰涅,华丽转身,变成了人间仙境,重现了颍岐春晓的美景。凉风入怀秋意浓。在这落叶纷飞秋凉如水的季节,横跨颍河两岸的孙嘴桥落成通车,沙河湾湿地公园建成开放,此时观秋色、听秋语正当时,赏红尘一季的没落,该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千年的古渡遗址和现代繁华的城市相依相存,传说中的颍岐春晓与现在的湿地公园交相辉映,让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颍岐口的迷人风采。

蓝天高远,白云飘飘,站在桥上,眺望两河交汇处水波荡漾的壮观,颍岐口的秋景尽收眼底。沿着绿水平绕、林木参天的孙嘴长堤漫步走进湿地公园。沿河一大片民房经过富有创意的改造,已渐露芳容,杨柳婆娑,绿叶掩映下的农家青砖黛

瓦房舍,处处呈现亲切怡人的村落肌理,配上精心打造的原生态自然农耕、民俗风情、漕运和会馆文化滨河景观,勾勒出水韵秀美、文化气息浓厚的乡村旅游景象。

深入园中移步换景,茅草小亭、一叶渔舟,别有情致。绿水满盈,苍润相间。园林围坑,路桥绵连。伫立水边,波光粼粼,一派生态景色尽收眼底。园中的树林、飘香的花朵,令你走入久远的岁月,茂密的芦苇、鸟儿的鸣唱,为你带来思古的幽情,传递自然的声响。而红砖民居及小院,更显现自然古朴、野趣横生,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身临其境,这种美景绝不亚于当年的颍岐春晓。

今日的沙颍湾湿地公园,犹如一幅水墨画卷,重现了颍岐春晓盛景。今日之美,是勇敢智慧的人民用勤劳的双手绘就的一条绚烂多彩的沙颍河画廊;今日之绿,是新时代绿水青山理念的真实写照;今日之亮,是新时代金山银山思想的光辉照耀。沙颍河的水养育了周家口的人们,人们爱护沙颍河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这片得不之不易的湿地,给人们留下一个世外桃源。②8



点赞周口这十年